

沉沦的音乐
沉沦的绘画

□玄子

1650年春,为了能够让临终的朋友得偿所愿——伴随着普伊赛葡萄酒和音乐走向死神,维奥尔琴演奏家德圣科隆布先生陪伴在伏格兰先生床畔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与此同时,自己妻子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,微弱的生之火熄灭时,环绕她的只有蜡烛和眼泪。对于妻子最后时刻自己的缺席,他是负疚的,这负疚让他再也看不见任何人,这负疚亦萦绕他的余生,让他心无旁骛,全情投入音乐之中。《世间的每一个清晨》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阿尔创作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,那部以隽永的大提琴曲贯穿始终的经典电影《日出时让悲伤终结》即脱胎于此。“老人说,音乐是为着那些被话语所抛弃的人。”影片中每一个拉长的音阶都将那段已经永远离去的感情痴缠于当下,每个观众都可以展开自己丰富的想象去探寻、去偶遇。而当事人呢?他又是为了什么呢?是等待每一个没有归路的清晨吗?也许是的,万物皆出自黑暗和孤独。在小说中,帕斯卡给出了答案,“我不谱曲,我从来没有写下任何东西。有时候,我在回忆一个名字和些愉悦的同时发明出的,是水的礼物,水面的浮萍、蒿草、小小的毛毛虫。”

关于音乐,作家懂得;关于那个鳏夫圣科隆布,作家懂得;关于小说中太多奇妙的关于音乐与这个世界的别样关联,作家懂得。至于马兰马雷,一个十七岁、一心想要得尽圣科隆布真传的大男孩,他和玛德莱娜交好,追逐爱的盲目的女孩将父亲的亲传技艺私相授受,这样的施予并不能够牵绊这个入世者的心,被聘为“国王的乐师”的二十岁青年,吝于将自己的爱赐予对他毫无保留的情人,在他最初的情人凋敝后,他依然用尽心思,获取那个只痴迷于在树屋里摆上红酒、饼干与已故妻子邂逅的老先生。他最终得偿所愿,曾经让他从风的呼啸辨析咏叹调与低音的老人,是一位维奥尔琴演奏家,更是一位另辟蹊径的良师,确切地说,他是一位布道者,用音乐布道,以用心聆听、用心感受到的与自然完美契合的音乐布道。师徒二人最后完成了两位最优秀维奥尔琴演奏家完美的合奏,那是当世无二的共鸣,但这完美的演奏并未让贯穿小说的孤独稍减。

作家2000年创作的《罗马阳台》通过独特的版画创作延续了这高傲的孤独。小说开篇这样写道,“绝望的人们生活在角落。所有恋爱中的人生活在角落。所有阅读书本的人生活在角落。”

莫姆生活在角落。1617年生于巴黎的莫姆是绝望的,为了获取不属于自己的爱情,他被毁容。从此,他逃离那不属于他的梦幻之境。他执迷于艺术创作,尽管他笔下的女体都是他曾经以为的爱情彼端,都是那个布鲁日城民选法官的女儿娜妮维特雅各伯兹,女体都呈现着他梦见她那作拥吻状的姿态。这是令人目眩的姿态,因此莫姆将它极其自然地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。但更多的时候,他是孤独的,尽管是他自己选择离开,选择将全部身心投入黑版法版画的制作中,他始终孤独,无从逃遁。“既然有一种沉沦的音乐,就得有一种沉沦的绘画。”他将爱情带来的灾难变成了创作的动力,和维奥尔琴演奏家,放纵自己,沉迷其中。在他看来,自己献身于一种古老的爱,他制造从黑夜中脱出的形象。他执著于自己对于爱、对于艺术的理解,他狂热于八次心醉神迷。能够想见,一个心无旁骛的画家在漂泊中与痛苦和匆忙相伴,他埋头于创作,用铅笔描摹,将纸的反面朝外熨烫,最后依据印痕在铜版上雕刻。这一道道与浪漫毫无瓜葛的创作程序,填满了一个男人自青年至中年、壮年渐至衰老的日日夜夜。他最后一个梦是黑白的,行至生命尽头的他瞧着卢浮宫那布满阴影的正面宫墙、奈尔高塔、桥、黑乎乎的水。万物都在沉睡中。而他,将要离世,或者说复归自然。

帕斯卡基尼阿尔的两部小说都设置在十七世纪的欧洲,时风优雅,人们崇尚艺术。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,却因为极具张力,而牵动人心。作为主人公的音乐家与雕版画家尽管孤独、尽管萧索,却颇具魅力。作家凭借简洁的词句,含义明了的对话,让读者沉浸于宁静的阅读之中,甘愿融汇于他营造的节奏。

263

这个时代知识,就跟这个时代的地球一样,可开拓的荒地已越来越少。如果我们得出的见解很重要,那么往往只是重复了前人的发现;反之,如果我们得出的见解很新颖,那么往往又是无足轻重的。

264

有几种文化评价最不可信:学生说老师的好话,演员说导演的好话,编辑说作者的好话。即使他们是真诚的,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也容易干扰他们的判断。

265

一个敢于直面死亡的人,不仅是伟大的勇者,同时也是伟大的表演者。唯其如此,他才能让自身生命的终结,成为自身生命的高

潮,也成为历史的闪光点。
而我只想做一个旁观者。

2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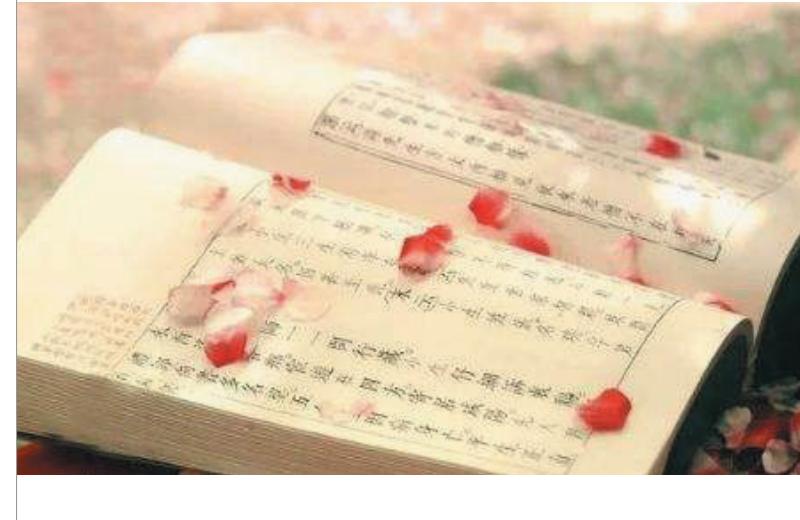
宋希于给《羊城晚报》写的札记,有一条是吐槽应奇的《古典·革命·风月——北美访书记》滥用引号。关于滥用引号,我印象最深的是叶秀山、陈平原二氏,真是满纸引号,云遮雾罩。

翻检新买的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三期,有一篇林小安写的,则是滥用惊叹号,真是一惊一乍、大惊小怪。

不过,最不可忍受的是以前周汝昌做的《杨万里选集》,真可谓标点狂魔,大量运用逗号、破折号、惊叹号,将古体诗割裂得七零八落,令人发指,无法卒读——事实上,我真的因此没有卒读。

267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二二



新书快递

无处安放的同情:
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[德]汉宁·里德著 周雨霏译
广东人民出版社

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,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?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,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。德国知名作家、莱比锡图书奖得主汉宁·里德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,巴尔扎克、卢梭、伏尔泰、亚当·斯密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弗洛伊德、荣格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,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。

天才时代:
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[英]A.C.格雷林著 吴万伟、肖志清译
中信出版集团

欧洲的17世纪,堪称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,同时这也是一个创造力大爆发的世纪,欧洲学者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,涌现出伽利略、培根、笛卡尔、牛顿、玻意耳、霍布斯、约翰·洛克等一大批科学和思想的巨人,正是这一个世纪的巨变将西方文明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正中。《天才时代》探索了17世纪欧洲社会变迁和思想进步之间的联系。喧嚣会逐渐结束,科学思维终于从迷雾中走出,



构成现代思想的基石。

罗密欧或朱丽叶

[加]瑞安·诺思著 何静蕾译
中信出版集团

这是一本体裁新颖的小说,也是一本游戏书,人物和故事情节取材于莎士比亚名著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读者在最开始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扮演的人物角色,并在阅读过程中帮所扮演的人物做出一系列选择,从而引出不同的故事线,以及一百多种各不相同的惊喜结局。而由于其中错综复杂的选择太多,所以哪怕通往同一种结局的路径也有无数种,整本书的故事脉络或许超过了一亿条……

丝绸之路与唐帝国

[日]森安孝夫著 石晓军译
北京日报出版社

本书从七世纪初唐朝建国开始写起,直至八世纪中叶“安史之乱”的发生。这段时间内,唐帝国与境外诸多国家的冲突、往来不断。在此背景下,作者讲述与丝绸之路历史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、唐朝的建国史与建国前后突厥的动向、安史之乱为唐帝国带来的变化与回鹘的活动,并以此定位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唐王朝。本书特别关注唐帝国与游牧民族,尤其是鲜卑、突厥、回鹘的关系,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,探讨丝绸之路这条人、事、信息、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的重要性。

反读书记(九十四)

□胡文辉

错过的微博,就让它错过吧。我们一定已错过了很多东西:电影、音乐、书、梦、人、某些地方、某些夜晚……

不错过那些东西的话,其实就会错过另一些东西吧。

268

历史成了文学,而文学又成了娱乐——这是我们时代的现象,但也是很多时代皆有的现象。

思想成了知识,而知识又成了信息——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现象。

269

苏格拉底说,我知道自己无知。向来多认为他是在表示谦逊,我觉得未必。知其无知,然则他到底算是“知”呢,还是“无知”呢?不如说这是一个悖论,一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游戏。

烧日记(一)

□钱之俊

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一生皆有记日记的习惯,而且规模都非常庞大。杨绛也有记日记的习惯。但遗憾的是,除了钱锺书的各类笔记幸存,他们的大部日记都被销毁。

钱基博一生读书治学异常勤奋,终生坚持记日记,著作也写在日记中,绵历五六十年,临终留下五百余册《潜庐日记》。1957年11月21日,钱基博在病痛的折磨下、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,溘然长逝。弥留之日,将自1937年任教国立浙江大学起,所著论学日记,及其他手稿,全部留给女儿女婿保管。1937年前的日记,则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。其实早在1942年,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期,钱基博就已将二百余册日记赠予石声淮,作为新女婿的礼物,也寓意授老先生读书治学之衣钵,还特别交代,儿子钱锺书曾答应给他编年谱,倘若以后要用,还要“助其成”。

钱基博因为习惯把读书心得、摘要等写在日记中,所以这些日记不仅规模庞大,而且学术价值极高。早在1935年,钱基博就说过:“儿子锺书能承余学,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。以章氏文史之义,抉前贤著述之隐。发凡起例,得未曾有。每叹世有知言,异日得余父子日记,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,董理为篇。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,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;非夸语也!”

那么钱基博1937年后的日记,为什么现在也不能再现于世呢?1966年,“文革”伊始,他的所有日记、遗稿都被“付之一炬”。钱基博之女钱锺霞:“1966年遭罹浩劫,坐视先父仅存之手泽毁而不能救,毒楚何如。”一般文章著作皆以为(包括钱锺书自己),钱基博的日记毁于红卫兵之手,但实际并非如此。他的日记是被女婿石声淮亲手烧的!

王继如《钱锺书的六“不”说》:“钱基博死后,留下几百册日记,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,由石声淮保管,‘文化大革命’中,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,遂全部销毁——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,遑论他人。‘文革’结束,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。他非常无奈,说当年投信错了,吸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,如何是好呢?”(《文汇报》2009年8月24日)

石声淮烧日记之举遭到很多人的谴责。平心而论,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,以钱基博的死前身份,和他一贯敢想敢写敢说的作风,加上石声淮的个性,烧毁日记也未出人意料之外。1957年,年刚古稀、身已患疾、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,响应“鸣放”号召,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,“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”,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“万言书”的信。很快,“反右”开始后,钱基博的“上书”震惊湖北省委,他旋即遭到批判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是否被打成“右派”一直存在争议。以钱基博去世前的这种身份和情形,“文革”开始,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,而抄家不仅自己遭殃,可能会连带出家人的不幸,对他早已心有余悸——“反右”时替父挨批的情形还历历在目。与其等人来烧,还不如“先下手为强”,一把火烧个干净。

这是时代铸就的悲剧,我们只能报以同情之理解。